



後漢書補逸

薛瑩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駟

魯思



瑩字道言吳薛綜之子其所纂蹈允有先風涉學既博文章尤雋吳少帝命韋曜周昭梁廣華覈及瑩五人共撰吳書同寮之中瑩爲冠首吳亡後歸司馬氏官散騎常侍著書八篇名曰新議其所著漢書當足私作故吳志本傳不載余靖表云瑩作漢後記百卷今他本直云後漢書也瑩書大半弗存未經拂耳瞥目然讀世祖及顯宗二論波屬雲委灑瀚蒼鬱洵良

後漢書補逸
史手他稱是矣袁彥伯竟未採及何耶

十三卷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薛瑩後漢書第三

卷之十三

光武論

明帝論

章帝北巡

靈帝獵

王霸白冰

李膺抗志

馬防論作樂

虹見

八俊

白波賊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三

薛瑩後漢書第三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光武論

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

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案此篇簡括精悍自是傑作末段如神龍掉尾使人不可捉摸更佳范論但敘光武符瑞不及其開

明帝論

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夸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案末平之政繼美建武雖察慧有餘無傷仁政薛書掄揚竭致未為過也

章帝北巡

章帝北巡下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至于涇而還

案此建初八年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在池陽南去長安五十餘里則北巡范作西巡為是

靈帝獵

靈帝光和元年校獵廣成苑

案范書載帝以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夫廣成非巡狩之地從校獵是

王霸白水

光武至薊上王郎使兵至上發薊晨夜馳驚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流澌無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視實然霸念恐驚眾即還白水牢可渡比至水可乘

帝遂得渡滹沱河

案此見東觀記文之工抽東觀不如范書此又遜本書矣

李膺抗志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

案膺見謝書抗志清妙四字甚雋

馬防論作樂

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

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

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案防見東觀記夫十二月所以宣氣導和其係至鉅然分寸長短毫釐千里所最難定自京房作准代律後世竟無解人東京已然何論後代牛鐸玉尺縱黍橫黍之紛紛也然候氣之法似有驗于聽聲縵室葭灰密其法以試之庶乎有証防亦以律學難明只發太簇一律而十二月之樂遂無傳焉所謂宣氣導和者安在范志不載

虹見

靈帝光和元年虹晝見御所居崇德後殿前庭中色

青赤

案此詳見後張紀中

八俊

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為八俊

案此見范黨綱傳序中緄作昱楷作密時杜密故太僕荀昱為沛相皆為有司奏捕考楷別無所見緄則長憚宦官方為子娶常侍女雖為一龍豈得以俊目之從范是

白波賊

黃巾郭秦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

案是時董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也范畧

男世守校字

後漢書補逸

張璠漢記序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譔

漢記之稱因舊也意其時謝薛諸書皆未行世璠因
東京本朝之史而刪錄之且東觀記續於熹平其後
但有起居注諸書璠故畧于國初而詳于季世亦以
補其未備耳是以裴松之注魏蜀志多援是書為證
袁宏敘漢紀云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
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蓋是編罕
傳當典午時已艱購若此吳正儀亦以為逸書無考

後漢書補逸
余秘書則歷敘群史獨缺是編豈竟未識其名耶今
所傳者千百之什一劉璋一論備具三長餘可知已

十四卷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張璠漢記第四

卷之十四

明德馬后

張醜 盧芳 杜詩 梁冀

左雄 范丹 宋穆之 朱穆

李固 吳祐 郭純 張溫

馬防 楊秉 宋登 陳球

周景 种暘 荀顛 孔融

後漢書補逸

目次張記

一

王龔 王暢 鄭泰 蔡邕

王允 荀淑 荀爽 荀悅

何顒 董卓 橋玄 皇甫嵩

賈琮 王立

少帝出奔 獻帝命名 獻帝入長安

劉璋論 北郊

時人語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四

張璠漢記第四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明德馬后

明帝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窓牖

案此與東觀記同坤道主靜明德之母儀深矣

張酺

張酺事太常桓榮講論不怠每朝會輒講于御前以論難當意音動左右

案酺事詳見東觀記

盧芳

芳安定人屬國口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
 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匈奴林王將兵來降參蠻口芳因
 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追母
 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
 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畧邊郡

案建武初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
 盧芳使人居五原後芳復叛入匈奴單于貪得漢
 財帛乃遣芳降而芳以自歸為功漢賞竟不
 行單于大恨入寇尤深芳真小人之尤也

杜詩

杜詩為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案詩事詳
 見謝書

梁冀

梁冀聚土作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窮極工巧積金
 玉明珠克仞其中

案冀見
 東觀記

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
 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案冀窮貪極悖遂取滅亡諸瑣事
 皆細載范傳蓋當時之爰書也

左雄

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後漢書補卷 卷一四
案雄見謝書限年試才事
亦詳見謝書徐淑論中

范丹

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案丹見謝書丹狷惡違時窮居卑陋至于遺令以薄為道平生苦節無與儔比乃歿身而弔葬之盛若此彼生榮而死不哀者竟何益哉累行之舉出自大將軍何進非私謚也

宋穆之

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

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聞未彰言于府穆之曰方今聖代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嘆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朱穆

案此即朱穆事已見謝書但稍畧耳東漢以二字名者少雖范書穆傳不載此事然其為公叔無疑

朱穆好學每精思至行墜坑坎亡失冠履不知馬之幾足也

案穆見謝書穆行誼文章俱踔厲英發疑其天分迥絕不知其由于耽學也范同

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

後漢書補逸 卷十四 三
萬物不施游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案穆屢奏記諫冀詞皆切直不獨覆舟之對也

朱穆卒蔡邕與門人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案前穆父卒時穆與諸儒謚為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仿而行焉張記議以微詞是也同時荀爽亦聞而非之見袁書

李固

桓帝竇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葬太

尉李固自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

案固見謝書固以桓帝初年即為梁冀所害其竇后之立在此延熹八年之冬至靈帝熹平中感疾而崩則此斷非固事范書屬之李咸是也

吳祐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年十二諫曰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案祐見東觀記祐後家居牧豕行吟則殺青之諫非特遠嫌亦以持介于童子時見之矣手范作首

郭純

郭純為潁川太守光武詔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

案諸書無郭純名此條與華書郭伋事同疑伋譌純也

張溫

張溫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溫于崇

德殿下溫以軍禮長揖不拜

案溫後以車騎將軍拜太尉范無傳見靈帝紀中韓遂北宮伯玉之黨挾羌同叛者

馬防

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案防見東觀記

楊秉

秉為太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為名

公

案秉見東觀記末世競尚高名即口不言錢而醇酒婦人且以為名士風流豈知古人所稱為名公者乃即在聖賢理學中也慙名者其思之

宋登

宋登字叔陽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

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案登宋由子京兆長安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登之遺愛深矣范列儒林傳

陳球

陳球為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案球見東觀記時零陵以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而球獨嬰城破賊蓋忠且勇矣范同

周景

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

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

恩偏積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案景見謝書薦賢為國市恩何為過猶不及吾寧取韓矣范同

种暠

永昌太守鑄黃金為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

事

案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時暠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乃陷暠

荀顛

荀顛上書順帝曰自入正月久陰不雨雲者雨之具也

案范書闕兩具字甚新穎

孔融

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案融字文舉魯國人亦稱孔北海愛才樂士常若不足八字儁妙范不及

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

禁而融書喟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案文舉自當以文學顯北海賊衝之地而董卓故以處融所云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不能為相諱也曹瞞呼吸生殺而文舉狎侮之卒使移鼎之舉待之身後未必非北海相之功耳

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案北海好士時露狂態遂為千古嘉話范同

王龔

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案龔山陽高平人妻者齊也故制服以葦而杖與不杖以經三年之喪與否而分我朝律法與宋文公家禮皆然東漢禮制未定故多參差勤之所為畧祖蒙莊若龔禮以義起中行之道兩譏何為范不載

王暢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

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廢于家

案暢見謝書即龔子也此條文筆疏古范書所無

鄭泰

泰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于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

後漢書補遺 卷十四
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
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
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
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
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
羣僚咸憚卓莫敢忤旨忝恐其疆益將難制乃曰夫
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耶衆人莫
不變容爲忝震慄忝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
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
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鷄鳴狗吠之警

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
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
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
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
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
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
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
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
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
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碁時以觀成敗不肯同

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
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載戟挾矛弦
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
向虎狼其勢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
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
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
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
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
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
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

政平討夸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
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今古儒生之
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
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
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
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
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
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
畧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

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
卓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案泰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裴松之注魏志
引此傳獨詳范書皆大同時有剪裁潤色處則後
來者居上要之亦先難後易耳泰范作
太傳中皆稱其字蓋蔚宗避其祖諱也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勲與鮑宣卓茂不仕
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貞定

案邕見東觀記范同

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

兵國家膽核

案時因三五禁忌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故邕上疏言此范作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與此異

靈帝時虹晝見庭中引議郎蔡邕詣金商門問對曰
虹霓小人女子之祥也

案范楊賜傳云虹墮嘉德殿前

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
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
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
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
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

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案溫侯殺中郎事謝書文過煩此則過簡乃至一無色澤惟范書詳畧得中語亦輕雋所云刪潤者

易爲功耶

王允

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

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勿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尙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案此與范書同子師被害一節散見董卓傳張記漢事不用列傳體故序其爵里獨後云

荀淑

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案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亦稱神君高陽八龍千載艷羨當由朗陵世德耳敷范作專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于小吏友黃叔度于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

案時李固李膺皆師宗于淑後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非但同志友善而已

荀爽

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案爽一名諱即所稱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者也范同

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案范不載爽晚節應董卓之徵未十旬而取卿相或疑出處有乖然觀其自奉若此則亦有不得已焉朱紫陽云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

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其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之計則黨錮之禍有以

荀悅

悅清虛沈靜善于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

案悅字仲豫朗陵長儉之少子漢紀一書當世蓋已大行張璠書此有欣慕焉故續作漢紀以效之乃卒為袁宏所併書之行世固有幸不幸也

何顒

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

好顒顯名太學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

案顒南陽襄鄉人顒輕袁術術後于眾坐數顒三罪且言當殺之賴宗承解免而止見漢末名士傳術之怨毒何深也顒後以謀誅董卓事覺自殺亦人傑哉顒援救黨人而范書以殿黨錮傳固宜

董卓

後漢書補遺 卷十四 四
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簋飛廉銅馬之屬以克鑄又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門楯亦取之

案卓臨洮人卓凶暴滔天寰宇崩沸更鑄一事其小者耳范無靈臺一段

橋公

橋公字公祖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之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

案公祖梁國睢陽人亦稱橋公魏祖微時公爲知已後爲文祭墓有車過腹痛之言適爲橋公累耳

皇甫嵩

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

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案嵩見謝書對卓數語詞義凜冽元亮亦爲沮喪山陽公載記稱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于車下且有鴻鵠變鳳之諛卓遂以卿早服今日可不拜凌嵩嗚呼義真人傑豈若是哉怖未范作備未

賈琮

賈琮爲荊州刺史將入界高褰車襜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爲而垂帷乎

案琮見謝書餘同

王立

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

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姓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案此獻帝當李郭相攻時事袁紀稱四年口食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侯馬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立司侯不明請付理官帝詔省之則立之術數恐亦未精此

殆為老瞞作說客也

少帝出奔

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

案少帝以嫡長當立乃為董卓所廢雖即位僅六月然已兩改元矣范離附見靈帝紀中宜更立少帝紀方合流離播遷宮衛杞棘闔寺之禍乃至斯

獻帝命名

靈帝以帝似已故名曰協

後漢書前漢紀
案范書闕帝王
紀曰協字伯和

獻帝入長安

帝入長安幸未央宮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

案時董卓逼帝遷都因焚洛陽宮廟故災異如此范闕

劉璋論

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

不忠罪之次也

案璋劉焉子蜀志云字季王夫張松以私忿勸璋絕曹而結劉及璋遣法正將兵迎備松且勸備于會襲璋後謀敗而被戮宜矣

于闐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未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案此見范莎車國傳都未所殺乃莎車將君得非王也

北郊

北郊在雒陽城北六里

後漢書補逸 卷一四
案范書在城北四里月令章句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范誤

時人語

時人為之語曰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

案此見范黨錮傳序夫太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而學中褒語不及之則二子之韜光潛德可知後黨事起林宗竟自嚼然偉節且西行以解黨禍明哲保身蓋有素矣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彼餘子者亦何為哉

男 世守 校字

後漢書補逸

華嶠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駟 魯思 撰

案華叔駿集載詔語曰亭侯嶠體素弘簡文學該通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故轉為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凡著作禮儀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譔集皆典統之嶠謝表云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跡則當時之推重可知矣嶠集序云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有良史之才足以繼跡遷固乃藏之秘府與三史並流司馬

後漢書補逸
諸公贊曰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則當時後漢書之推重又可知此編不知亡自何時吳博士表不言其遺逸蓋已不復知有華書矣余靖云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七篇應別有考今范書多採拾其緒餘至於小論或全襲用蔚宗其亦服膺斯編乎微章懷注之則掠美者勝矣嶠華表之子歆之孫也

五卷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華嶠後漢書第五

卷之十五

明帝 陳愍王 鄧禹 李通

臧宮 祭遵 岑彭 陳俊

馮異 吳漢 鄭興 馮衍

朱暉 樊宏 馬援 桓榮

桓郁 樂松 吳雄 伏恭

應慎 陳寵 江革 第五倫

韋彪 鄭眾 宋均 郅惲

馬防 張英 任延 馮豹

何敞 廉范 衛羽 耿康

陳元 郭伋 衛颯 徐防

張奮 桓焉 孔奮 班固

樂恢 任浦 倪寬 郭躬

劉愷 岑熙 袁良 黃瓊

魯恭 劉寬 陽球 趙孝

劉平 應順 韓演 鮑德

周燮 桓典 崔琦 劉寵

宋登 袁逢 班超 張濟

趙壹 楊震 李膺 張堪

應劭 袁安 陳寔 來豔

何熙 范滂 蔡邕 皇甫嵩

崔駟 楊彪 王允 應瑒

崔瑗 華歆 華表 董卓

郭汜 梁冀妻

南單于 靈帝治南宮 世宰相

東觀 明章二帝 執金吾

二十八將 論鮑永馮衍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五

華嶠後漢書第五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明帝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居百里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案此見范明帝紀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陳愨王寵

陳愨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

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案寵陳敬王之後以善射之故遭亂能全後為袁術所殺惜哉此數語絕似子書句隋而鍊范但云善弩射而已不詳載

鄧禹

鄧禹字仲華拜大司徒年二十四內文明德行純備

案禹見東觀記范同

禹為司徒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

守一藝

案高密善教子孫故後嗣能延其澤

李通

李通字文元以識記說光武為大司空

案通見東觀記時有劉氏復興李氏為輔之識故云

臧宮

宮攻延岑悉降其眾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繖六千

匹

案宮見東觀記時宮眾多食少乃為疑兵以進卒能破敵自是乘勝定蜀壯矣哉延岑公孫述將也范不載璽書事

宮與祭遵擊更始將左房韓顏

案范書韓作韋

宮屢下郡邑帝使太中大夫張明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

案范書逸
張明名

祭遵

祭遵字弟孫建武二年為征鹵將軍南擊弘農賊督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出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為人廉潔奉公及卒光武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鹵者乎

案遵見東觀記弘農賊名厭新柏華范同

岑彭

岑彭說降朱鮪遷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

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為鮪校尉令故帝命往說之彭以誠動非徒恃舌也

陳俊

俊從擊銅馬賊進至滿陽拜為強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案俊見東觀記

張步畔俊追討斬之帝賜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案范不載璽書

馮異

異為征西大將軍時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賊會

大破于峭底追擊之又大破行巡上書言狀不敢自
伐諸將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丘山也

案異見東觀記行巡隗囂將也大樹將軍本謙退而詔書歸美若此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古帝豈欺我哉詔語具載范傳

吳漢

漢在朝廷惟公

案漢見東觀記此出白帖甚不成語

鄭興

鄭興更始立拜為諫大夫使安集關西

案興見東觀記興初事更始繼依隗囂因囂不從諫乃詭詞歸漢烏能擇木已繞樹三匝矣知其所

止蓋其難乎

馮衍

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

案東觀稱衍祖即野王生痊痊生衍范書亦同此恐有誤

衍說廉丹背莽丹不從而戰死衍西歸後吏以亡軍

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河東

案衍固戰國說客之餘習既亡命後乃以計說鮑永後卒歸漢室其文具載范傳

朱暉

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
後妻敗家者遂不娶

案暉見東觀記是時暉拜尚書遷太守矣貴易妻人情乎失且不續賢哉朱季

樊宏

樊宏字靡卿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為人議卑畏慎不求苟進

案宏見東觀記樊氏世德宏復紹之天道好謙母怪其福祚之綿延也

馬援

馬援為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案援見東觀記

桓榮

桓榮字春卿為太子太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

歸道太子以書謝

案榮見東觀記

榮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之乘輿每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

榮弟子丁鴻學最高

案榮卒時除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則丁鴻翼翼此外尤多孔門阨窮于斯為盛

榮長子雍卒小子郁嗣

案范書不載雍卒

桓郁

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

案郁見東觀記五經章句應作五行章句東觀及范皆同此誤

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是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于是詔郁以侍中行服

案歸田行服尋常之理朝廷雖甚乏才豈必倚一棘人以治乎公卿此議甚正明張居正當國奪情從政孝既虧矣忠于何有至有身居外吏或貪戀善地或虧帑待補因之偽飾輿情使督撫入告以希在任守制者皆小太常之罪人也

郁六子普延焉俊鄴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鄴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樂松

樂松家貧為郎嘗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案松河內人其為郎時明帝曾以怒撞之矣乃復喜之且有宦之賜遂為直郎故事賢哉帝也范書見鍾離意傳松作崧

吳雄

河間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以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

上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為名家

案范書闕近世日者及青烏家多拘泥牽制致人世窳窳不能以時皆當以吳雄為法也紂以甲子日亡武以甲子日興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斯二言極超卓可以解惑

伏恭

伏恭為大業帝臨辟雍于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案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伏氏通經世曾明帝臨雍前拜為三公乃以昭帝崇儒之德儒者何榮焉

應慎

應慎為將作大匠發衆奸皆極其刑豪猾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萬

案此疑即應順之誤見後

陳寵

陳寵為司空府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寵奏議溫粹有智號為明相

案寵見東觀記

寵字昭公以德行明敏入為尚書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密謝門人不復教拒知友

後漢書補遺 卷十五
時賜寵劍得鍛成劍以其敦樸

案寵既去籍通客矣而謝門人拒知友復周密如此蓋通客所以集眾思謝友所以戒請托二者固並行不悖也矯節之士多不接賓客惟一二睚友暮夜往來徒為識者鄙耳

江革

革性至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于稠

人廣眾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案革見東觀記俗吏以錢穀簿書便謂了却官事敬敷五教全不知之楊音褒賜巨孝可稱凱以強矣教

帝于革恩寵有殊京師貴戚各奉書致禮革終不報書一無所受

第五倫

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第五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

案倫見東觀記

上謂倫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

案東觀文大
同此較妥適

韋彪

韋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尙書

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

案范書闕

鄭衆

鄭衆字仲師為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

案衆見東觀記衆世其經學少時曾作春秋難記條例矣今又受詔作此也

衆為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朝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衆諫以為不可詔數

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

案范書作時議為鹽鐵官云云蓋欲復前漢賣鹽鐵置官以典利之舉當時必有桑孔之徒倡為此

議司農爭之得春秋書丘甲田賦之意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為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

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案均見東觀記范同

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煌

飛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

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鼃鼉在淵物性所

托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

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弇虎遂東渡江去

案均為守必政簡易行故可五日一聽事否則案山積矣居二千石者必有蝗分虎渡之化然後可

以五日為期范

關聽事三語

鄧暉

案暉見

東觀記

馬防字孝孫行車騎將軍事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

長水校尉耿恭同征盧水羗還帝親駕幸其府

案防見東觀記防字范作江平東觀作公平而

東觀又有一條作字孝孫者華書故同此也

張英

張英遷武威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案范書關張奐曾守武

威英奐字仿當是誤耳

任延

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田作常告糴交趾每致

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

案延見東觀記地力轉移全資人力而佃漁火食

刑造必自聖賢延之教民其九真之庖犧神農乎

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

省閣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案豹馮衍子范書帝聞而嘉之下有使黃

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二語亦佳話也

何敞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治銅陽舊坡溉田萬頃墾田三萬餘咸賴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

案敞見東觀記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銅水

廉范

廉范為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

吏

案范見東觀記

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為名

案范書不載以姓名子與賈彪任延宗慶而四矣何東漢循吏之多也

衛羽

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案此見范第五種傳州兖州也

耿康

耿康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出西域康壯勇與士簡易

鎮撫單于匈奴與國懷其恩信

案范書闕

陳元

陳元字襄孫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辨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

一

案元字范作長孫與下條同元父欽習左氏元少傳父業銳精軍思遂為左丘功臣范具載元疏文甚闕

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掾宋弘受罪上書

訟之言甚切直又敷陳當世便宜事

案范不載訟宋弘事

郭伋

伋為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案伋見東觀記河潤九里四字採自南華移用于此更覺語妙

衛颯

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

案颯見東觀記

徐防

安帝卽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案防見東觀記

張奮

張奮爲大司馬在位名爲清白

案奮字雅通張純子永元中代劉方爲司空未爲司馬也又世祖時已改大司馬爲太尉其司空司徒皆去大名此定誤耳

桓焉

桓焉明經篤行有名稱以尙書授安帝拜太傅錄尙

書復入授順帝于禁中因宴見奏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天子從之

案焉見東觀記焉遭母憂踰年卽依詔奪服所稱經明行篤者安在

孔奮

奮爲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案奮見東觀記

班固

固拜爲郎中使終成前所著書學者莫不諷誦自爲郎中遂見親近讀書禁中或繼日連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

恩寵甚渥然二世位不過郎中

案固見東觀記文章憎命達理有固然其位不顯其文則耀孟堅兩世如此覺文人九命可以不作

樂恢

恢薦潁川杜安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闕覲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案恢見東觀記安固志士但不無宦情耳而恢絕之如此則恢又加安一等矣范不載

任浦

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案范書闕

倪寬

倪寬為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

案范書闕

郭躬

郭躬字仲孫為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律鎮自廷

尉左監為廷尉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案躬穎川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斷獄平恕躬能世其學亦遂世其官也

劉愷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

伉伉劉太常

案愷字伯豫劉般子愷議收守宜行三年喪議除臧吏禁錮子孫皆醇正典核從經術湛深來諸儒

語范

岑熙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

岑君遇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于斯時美哉岑君於戲神慈

案熙見謝書於戲神慈謝作於戲在茲

袁良

袁良明經為太子舍人

案范書闕

黃瓊

黃瓊遷尚書令習見故事號為補職

案瓊見東觀記

黃瓊字世英為僕射順帝久廢藉田瓊曰上古聖帝

莫不敬恭神明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書奏上從
之次日還遷令也

案范書全載瓊
疏詞甚愷切

魯恭

魯恭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
至列卿郡守數十人

案恭見東觀記君闕門相闕閣薦賢自是宰臣事
唐杜棕歷事三朝未嘗薦士時號秃角犀夫犀乃
秃角竟何物耶
魯恭可法矣

劉寬

劉寬為南陽太守好為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案寬見
東觀記

寬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為南陽太守教民種柘
養蠶織履生民之利

案守令與民最親名父杜母豈必尊如天帝惟遇
民如子則威嚴自無所用合觀二條文饒之于百
姓何教養
兼備也

陽球

陽球補尚書郎閑達故事其所奏議常為臺閣所崇
信

案球見
東觀記

趙孝

趙孝字長平拜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乎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終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天下榮之

案孝見東觀記明帝之喪孝兄弟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弟者至矣覺憲老乞言猶為具文也

劉平

劉平為全椒長獄無繫囚

案平見東觀記

應順

應順字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

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于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

案順為應奉曾祖見范應奉傳中不詳載

韓演

梁皇后崩韓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

案范書演稜孫也注云字伯南桓帝時為司徒坐黨梁冀遣歸後徵拜司隸

鮑德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多荒災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悅

號為神父

案范書闕今人但知有神君不知有神父也

周燮

周燮專精理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案燮見謝書范同

桓典

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于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

案典見東觀記范畧

典在御史十年不調後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

案十年范作七年行行避驪宦豎切齒雖曾破賊未許調也

崔琦

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

案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范作典遣琦歸後令刺客陰求殺之與此異

劉寵

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賁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案寵見謝書范同

宋登

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案登見張記

袁逢

嘉平中袁逢為三老錫玉杖

案逢袁安之孫字周陽范載其常為三老無錫杖事嘉平應作中平此訛也

班超

班超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耕乎

案超見東觀記末語范作安能久事筆研間此作筆耕較雋是六朝人藻語研田心織皆權輿于此

超使西域至鄯善有匈奴使來超夜奔鹵營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

案時超以吏士三十六人斬敵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功亦偉矣范佚匈奴使名

張濟

張酺子蕃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

案濟見范張酺傳位至司空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案范書同壹又有解擯及窮鳥賦諸篇多詭譎不平之筆固狂生也

楊震

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遂仰鳩薨葬日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案震見東觀記大鳥事華書所記獨詳文甚腴澤

李膺

膺字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戮力悉心彌縫遺闕

案膺見謝書

張堪

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常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

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
 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為比上曰
 何以為救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
 聞嘆息

案堪見東觀記

應劭

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

案劭著述百三十六篇皆傳世魏志載瑒字德連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范不載珣名

袁安

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
 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
 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
 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竝早卒成弟逢
 逢弟隗皆為公

案安見東觀記安理楚獄時顯宗方震怒吏案急迫掾史叩爭以為阿附反鹵法與同罪而安毅然以身全之此尤人臣所難者陽范作湯闕平名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亦與此異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
 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
 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口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

後漢書補逸 卷十五 三
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
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
乎

案此論文甚跌宕有馬遷筆意范書
論袁公竝同章懷以爲皆華詞也

陳寔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于梁上寔
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
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
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案寔字仲弓潁川許人謚文範先生亦稱陳太丘
其送張讓父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黃
勉齋譏其屈辱全身不可
爲法洵然此條范書皆同

來豔

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案豔見范靈帝紀又蜀志來敏傳稱父
豔爲司空卽此來欸之後義陽新野人

何熙

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
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
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
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

後漢書補逸 卷一五 三
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案魏志何夔傳夔曾祖名熙在安帝時官車騎陳郡陽夏人東觀記有何熙似又一人也

范滂

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案滂見謝書范同

蔡邕

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邕至門而去邕素

為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案邕見東觀記范全襲華書畧增數字更覺生色

皇甫嵩

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温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

案嵩見謝書

崔駟

駟擬楊雄解嘲因作達旨譏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顧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贄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

案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范但稱駟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之焉竟以長岑長比之莽大夫非其倫矣華書序達旨之原深于知亭伯者也

楊彪

彪與馬日禪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案彪字文先楊賜子彪于熹平中徵拜議郎應于此時預著作也范不載

王甫使門生王翹辜權于郡界彪發其奸

案中常侍乃有門生范佚其名華原載之以遺臭爾然昏濁之世天子亦門生矣何有于羣小乎明季大僚有拜闈人為假父者是又出門生下矣

王允

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案允見張記此論文筆如并州快剪爽人心目范書全襲此段但小增損之惟難解易作懸解用莊子中語殊費詮釋文

人狡獪固如是耶

應瑒

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

案瑒字德璉應劭從子自應順至瑒竝有才名七世通顯奉及劭事俱別見

崔瑗

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能

改奉祿盡于賓饗也

案瑗見謝書范無怒敕妻子語

華歆

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案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爲魏尚書
令非漢臣也華書作序傳故詳載之

孫策畧有揚州盛兵狗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
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
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
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
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嘆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
執弟子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
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
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
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

獨坐

案歆子孫貴盛故魏志亦多褒詞至于華傳猶今
人爲祖父作行述臚列高行連篇累簡不足供閱
者一哂而已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竝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
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
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
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
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
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案歆副郗慮勒兵收伏后歆就牽后出干載下猶
令人髮指豈于魏文受禪反爾不怡此附會之詞

後漢書
卷之五
不足信也

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
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案歆與管幼安鋤菜見金管揮鋤不異瓦石歆捉而擲之其于財欲豈能淡然者

華表

嶠父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後
終光祿大夫每言吾祖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
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于盧植收名歛策
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
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

案表乃歆子仕晉為尚書非東漢人因華書譜叙連類及之又所論列乃漢名臣故不敢妄削嶠表也

董卓

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于布
上負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
帝疾愈卓入朝布持子刺卓兵士趣斬之

案卓見張記

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
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
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廉沸蟻聚為亂卓曰關

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
 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
 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
 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
 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
 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
 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
 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案此見范楊彪傳范語更簡雋

郭汜

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
 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宓
 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案劉艾獻帝記云汜張掖人范云汜一名多董卓以為校尉後與李催共攻長安為卓報仇中原版蕩無寧日矣

梁冀妻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
 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

案冀妻媚態以孽為禱妖由人興不亡何待

冀愛監奴秦宮宮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
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十石皆拜謁之
案秦宮一生花裏活真實活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非獨壽之罪也

南單于

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于雲中遣使上書

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案此建武二十六年事

靈帝治南宮

靈帝時遂使鈞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
嵐鑄銅人四列于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鐘皆受十二

千斛懸于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
烏施于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案靈帝委體宦孽南宮災後稅天下田錢以修宮室漢終四百不待山陽公也諸事特其細者范不載

世宰相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案楊氏清白吏子孫雖雜助遭難止及一身袁氏于董卓之時罹禍最酷故奢僭乃造物之所忌也

東觀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謹案史記老

後漢書補注 卷十五
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
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
為官名

案東觀二語見范書竇章傳太僕鄧康重章是時
學者稱東觀云云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華書
疑即同之謹案以下係
注或非華書本文俟攷

明章二帝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

案范書論章帝
亦用此二語

執金吾

執金吾掌從領宿衛

案此乃官
志一條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
士也

案范書統論雲臺諸將文多排語不甚奇
嘯論首數言筆意不倫注以為華詞也

論鮑永馮衍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

二子不其然乎指鮑永馮衍馮衍之引托妻之譬得矣夫

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豈非反妒情易

後漢書補逸 卷一 三
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于鮑永猶失之于馮衍也

案范論全襲此後畧增二語耳
此論文甚峻峭有國策從橫意

男世守校字

後漢書補逸

謝沈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譔

山陰謝沈有孝行博學多識明練經史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司馬書三十餘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典午史云沈曾著後漢書百卷余靖以為一百二十二卷又云官祠部郎未知孰是今茲所存厘豹之一斑孔鸞之一羽耳然觀其述禮儀祭祀諸志原原本本似不欲攘人美以為已有者亦良史才也史稱其學在虞預之右信然

後漢書補逸
月言
沈字行思中興書作靜思

十六卷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謝沈後漢書第六

卷之十六

鄭敬隱居

胡廣定漢制

蔡邕撰志

閔貢

皇后配享

大水

蝗

雍鄉

牛蘭山

參巒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六
謝沈後漢書第六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鄭敬隱居

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
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
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竝辟不行
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
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案范書敬字次都與鄧暉同為汝南門下掾相厚甚後暉舉孝廉敬終不就芟坐荷盤于載韻事宜

後漢書補遺 卷十六
入世說樓逸卷中
范附載邳惲傳

胡廣定漢制

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案范書禮儀志應係節錄舊文謝書獨窮其源似不欲竟拚為已有者其厚薄何如近世著述家林立然往往有借昔人不傳之書掠美自銜甚則前賢成書無力鑿板從其子孫售之以為已作又否則抄叢諸書類為一編不足當識者一哂矣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竊人之書以成已名乎

蔡邕撰志

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

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

下

案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其後書旋告成譙周繼之亦邕之功臣也

閔貢

閔貢字仲叔

案貢已見

皇后配享

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祿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

廟同席而供饌

案東平以遵祖制為典禮不事更張允為至當大雅詩今本作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大水漂沒民人死者以千數

案范書是時郡國四十一大水

蝗

延熹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

案范書不載

雍鄉

燕有雍鄉赤眉所

牛蘭山

魯陽有牛蘭山

案范志南陽郡魯陽有牛蘭累亭不言山

參繚

參繚有青山屬國降羌口數千人居山田畜

案參繚在北地郡故屬安定見范志

男世守校字

後漢書補逸

袁崧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譔

袁崧亦作袁山松陳郡人官司馬朝秘書監著後漢書百卷劉孝標注世說多採之與袁宏爲從弟第一紀一書疑同時所作故不相爲引顧一門皆良史才何其盛也舊傳崧善音樂好行路難曲乃父其詞酒酣縱歌之聞者皆爲涕下又出遊每令左右作挽歌時人目爲道上行殯與張湛齋前種松事並稱其風流概可知已別有宜都記一書軼見他說殆長于詞

後漢書補逸
筆者今覽其光武論文多排疊而喜填藻語頗為六朝橐籥然書中志災祲為多將以垂示鑒戒庶幾作史者之微旨焉後以孫恩亂被害文人無終惜哉

十七卷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袁崧後漢書第七

卷之十七

光武帝 明帝 靈帝

賈復 耿弇 宋弘 伏湛

隗相 侯霸 韓卓 羅威

楊終 徐璆 王充 朱穆

吳祐 楊震 岑暉 任隗

劉虞 羊續 賈彪 竇憲

楊匡

應奉

劉洪

范冉

沮雋

盧植

劉陶

王允

蔡邕

袁紹

置郡

分郡

虎見

火災

河清

七大水

如斗覆

六月寒

大水

虹

水暴出

日重

月重暈

火光

大寒

木連理

營頭

龍死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七

袁崧後漢書第七

錢唐姚之駟

魯思

輯

光武皇帝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案世祖封禪事詳見東觀記雲氣語甚藻麗與嵩呼萬歲同而詞人罕用之當由未見袁書耳

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渺渺之循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竝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

瓜分巽切溘溘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
以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掃羣材畢
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
朔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
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
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案斯論詞乃勝意竟入六朝體矣唐太宗
作司馬書論贊乃全用駢句益不足觀

明帝

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

案范書直作諱
莊亦不載帝字

靈帝

光和四年帝于西園弄狗以配人

案靈帝曾以帶綬冠狗矣今復以配人何寵狗乃
爾也壽宗以為在位者皆如狗噫狗苟固如是耶

賈復

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

案復已見范志宛
有夕陽聚即此

耿弇

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案弇已見范稱弇父况以明經
起家弇少習父業可稱肖子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監察從

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案况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恐上疑之子弁因求徵還故上遂遣使持節迎况亦防之也

張步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

案弁後果大破步兵光武稱其有志者事竟成宜哉此疏精悍簡老直是名作當與其用兵同范不載

宋弘

宋弘為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重義有公儀之風不與

民爭利

案弘已見

伏湛

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

案湛已見光武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故然

隗相

隗相養母至孝母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後一朝

橫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

案范書闕此當入孝弟諸賢傳中

侯霸

後漢書補逸 卷十七 侯霸拜大司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

案霸已見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案范書闕觀過知仁子助有焉陶靖節云奴婢亦人子也同為人子自同有祭先之義陶應從此看出

羅威

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案范書闕禮記云八十非人不煖注云人謂子孫也此語詮解最妙威固得之

楊終

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案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范稱其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不詳載則白記時終年纔舞勺耳

萬

案終前拜校書郎與諸儒于白虎觀論五經同異屢遭擯斥永元中復以達薦拜郎中也

徐璆

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案璆字伯玉廣陵海西人徐淑子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案充已見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案論衡好為辯駁時多沾滯不知當時何以推重若此抱朴子云人搜求蔡邕帳中隱處得論衡數卷抱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噫何其雄視仲任而于中郎蔑如也

朱穆

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乃作崇厚論

案穆已見蔡中郎既秘王充論衡又寶公叔之論其好學如此非獨天分超絕也

穆卒蔡邕與門人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曰文忠先生苟爽聞而非之

案文忠議詳見張記

吳祐

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

後漢書補遺 卷一 三
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後真亦舉孝廉

案前已見

楊震

楊震好學講書有鶴雀啣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鱸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案震已見鶴雀作冠注云即鶴雀也又章懷注云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古字通耳韓子云鱸似蛇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此明云蛇鱸而鶴雀又無勝巨魚之力其為鱸明矣大夫之象范作卿大夫服之象蓋以鱸黃地黑文故云此有脫字

岑晊

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榦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名請為功曹

案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時謠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黨禍實始于此

任隗

任隗為司空以公默守真不求名譽義行內修人以此服之

案范書闕

劉虞

後漢書補遺 卷十一
太尉劉虞讓位于羊續續不能輸禮錢遂不代虞

案虞已見范稱虞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其清風亞于羊興祖也

羊續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故不登公位

案續已見此所記與謝書同

賈彪

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

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案彪已見偉節之功大矣李膺有言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何況餘子耶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同歸于盡究之何益明熹宗時東林黨禍畧同漢季使其時有如偉節者為之救援則諸賢之被難不至如是之酷也

竇憲

憲日益橫盡樹其私人于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厥南陽太守滿般高丹等皆其賓客

案憲已見

楊匡

匡一名章字叔康

後漢書卷一
案匡陳留人杜喬故掾喬被禍匡往守衛尸喪
詳見謝書范作楊匡謝作楊章俱不載其字

應奉

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紀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
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案奉已見范稱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豈即此
書耶後世大事記及記事本末諸書皆祖述世叔
也者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
校尉應太史微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
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

門侯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
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
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
相應皆傳于世

案范律曆志熹平中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
甲辰詔屬太史光和二年尚書召穀城門侯劉洪
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
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云云即此
也後世自元郭守敬輩以善筭驗天文其儀器極
為巧密至西人利瑪竇入中國而推筭之巧益過
前人

今上聖明天縱凡三角句股之法推筭精密遠出尋
常萬萬雖有天文生口習筭法無能
仰窺奇秘者治曆明時超前代遠矣

范冉

冉去官嘗使兒拮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
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擔
不肯受

案冉謝書作丹時遭黨禁故推鹿車載妻子
拮拾自資而清介仍若此非恒人也范不載

沮儁

儁為李傕所殺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寶負其屍而

瘞之

案儁時為射聲校尉衛乘與東還傕汜兵來追因
罵賊而死後贈弘農太守以旌之見袁宏紀范亦
畧見董
卓傳中

盧植

尚書盧植將終勅其子彊以禪葬以土穴其子從之

案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馬融高弟子范稱植葬不
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此云彊以禪考說文彊弓
弩箭也所居也又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為彊
環無闕附身之義豈植但以禪纏束假此為解耶
植子統
甚知名

劉陶

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
陶憂致崩亂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詔收陶繫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
儔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案陶一名偉潁川潁陰人善著述有中文尚書
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諸書行世范同

王允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目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案允已見目或作日

李傕等兵入城王允奉天子保宜平樓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

郎將

案此見范董卓傳李郭之變實允不善撫輯所致然元凶之誅天下快心功大罪小君子諒之

蔡邕

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宜毀之因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人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宜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

後漢書禮志 卷十一
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
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
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
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
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
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考明遵述亦不敢毀孝
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
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案邕已見范祭祀志載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左
中郎將蔡邕等奏毀廟議不載此疏蓋是時卓枋

國政其實邕主此議也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自
殷世三宗朔始遂相沿習至于東漢蔑不稱宗唐
宋無論已明武熹二主亦皆稱宗其無足憑據蓋
與謚號等耳子議父臣議君祖龍之言千載乃不
敢易青史具在仁暴昭然文
武聖神遂為故事毀廟何為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

成

案范書紹父成五官中郎將紹豪俠得眾專霸諸
州天下英雄蓋亦使君與操之亞晚年以內寵並
嫡旋至滅
亡惜矣

置郡

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後漢書補卷
案范書曹操破張魯定漢中時魯以五斗米教作亂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守中郎將領漢寧太守當卽以此時置也

分郡

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虎見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囓衛士

火災

延熹八年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一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

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月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案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時變蓋應此范不載陳劉疏

河清

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禱于寵潔

案黃河清聖人生靈帝以後其祥安在此偶然耳無所禱也

七大水

中平五年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大水

案范書郡國六水大出袁載七郡疑范誤

如斗雹

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殺人前後雨雹此最

為大時天下潰亂

案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以妾為妻房社之內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此如斗之雹皆桓靈亂政所致至是見咎徵而漢隨亡矣

六月寒

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

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大水

延平中六州河濟渭洛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虹

光和元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

赤

案此已見薛書張記蔡邕以為此所謂天投蜺引潛潭巴云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云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范以為其應在何皇后良然

水暴出

五月河東水暴出漂壞五百餘家

案范但言山水不詳

日重

初平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

案吳志載韓馥與袁術書云日重之徵凶出于代郡

月重暈

與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

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案范志載永壽延熹中皆有月蝕非其月文疑即同此

火光

延熹九年京都夜有火光民相驚譟是時宦豎專朝

鈞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案范不載鈞黨之應不見咎徵所由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琅邪井中冰厚尺餘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案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康成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木連理

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營頭

惟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

案五行志營頭所墮其下覆軍王尋王邑兵圍昆陽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卽此也

龍死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有龍死長可百餘尺

案范襄楷傳楷上疏言龍死事指此

水溢

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有水溢二十四年漢水溢流害民人明年禪位于魏

案范書以爲此庶徵之恒寒也

男世守校字

